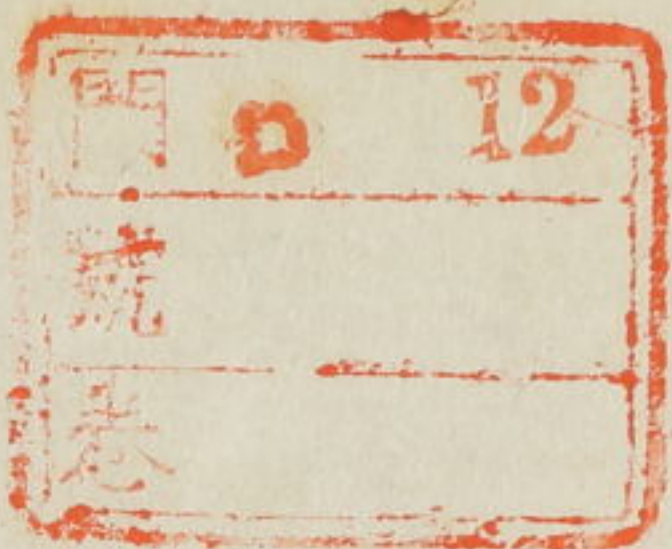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仁12
479
814





21
14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八

襄二十
盡二十

齊在
齊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

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與呼
亂反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一 晉 其

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歌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音專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

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八

襄公

二

晉書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

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

晉喪去聲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以眾出出受封也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盡獲之皆獲其徒眾取邑而歸諸侯諸侯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晉書

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稱去聲

季慶封字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

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
 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

為卿

祇音支勿與音預復扶又反衣枕欒並去聲沮在呂反鄉許亮反稅讀總音歲

免餘衛大夫及此反國也與之言言政由
 甯氏事未可知亦恐伐之未必勝祇適也
 二公孫衛大夫攻甯弗克無地及臣皆死
 父子死余謂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
 氏所殺穀不書非卿也行會於宋為明年
 石惡奔傳逐我謂孫林父納我謂甯喜難
 難以治國鱒使之言使甯喜納君不可不

肯留盟于河誓不還木門晉邑不鄉衛坐
 怨之深也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
 出欲仕無所自愬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
 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緣裳縷細而希非五
 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
 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
 邑六十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
 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贊佐也文子太叔

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
 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弭武

蠹丁故反

弭兵欲獲息民之名蠹害物之蟲必將許

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

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

亦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之

反設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

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禮多文

辭謂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

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

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

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

尋火左傳

卷三十八

襄公

七

晉五婁

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

須無陳文子荀盈從趙武以趙武命盈追
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楚黑肱先至時令尹子木
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
然可向戌如陳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滕成
公至滕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
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
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
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也

駟人
實反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謂使諸侯從晉楚者
更相朝見晉不能於齊不能服而使之固

請於齊謂請齊使朝楚駟傳也謁告也釋

齊秦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

左師至從陳還趙孟子皙盟以齊言子皙

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

爭陳孔奐蔡歸生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以藩為軍示不相忌各處其偏晉處北楚

處南

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

春秋

稽古樓

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
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氣芳云反

中夷音

伯風荀盈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左旋
入於宋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
有急可左迴人宋東門楚人衷甲甲在衣

中欲因會擊晉大宰伯州犁志言信三者
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不及三年為明年子
木死起本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
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
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八

襄公

十

皆古婁

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單音丹借子念反

單盡也斃踣也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謂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濟成也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宋致死則倍楚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稱舉也庸多謂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與音頤

魯欲視邾滕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邾滕不與盟以私屬二國故叔孫違命以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敗之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

先晉悉薦反

爭先歃血狎更也只辭尸主也盟小國有尸盟者謂小國主辨具晉細亦可欲推使楚主盟書先晉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乙酉盟于蒙門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
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
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

又評子木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蒞盟治

吏反語魚據
反歆所金反

問武子之德以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祝陳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

懷其德五君謂文襄靈成景荀寅如楚蒞

盟重結晉楚之好

春秋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
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
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
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閼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
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
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
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
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

春秋

稽古

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隴力勇反從才用反降胡江反鶉順倫反

賁音奔第側里反闕音域蔓音萬蜂所律反敖五報反焉於虔反稔而甚反

趙孟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二子石印段

公孫段武觀七子之志蓋詩以言志草蟲

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民之

主謂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武不足當

辭君子也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

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

兄我以為君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

牀第之言闕門限使入趙孟自謂黍苗詩

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

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寡君在推善

於其君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詩受卒章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襄公 五 嘗古婁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野有蔓草
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子之
惠以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蟋蟀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保家之主謂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桑扈詩小雅義取
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匪交匪敖此

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志誣其上言
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
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幸而後亡言必先
亡稔年也不及五稔為三十年鄭殺良霄
傳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樂而
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君利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
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
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
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
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

稽古樓

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
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
乎厭於鹽反
己音記

左師請賞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
死之邑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聖人謂湯
武亂人謂桀紂削謂削賞左師之書司城
子罕詩鄭風司主也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十七 晉王

阿向戌詩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天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春秋 稽古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
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
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難乃且反

女音汝圍魚呂反
堞音牒辟婢亦反

偏喪曰寡寡特也無咎棠公之子東郭偃
姜之弟成有疾有惡疾也濟南東朝陽縣

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廟
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夫子謂崔杼癸慶
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君謂齊莊
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謂崔敗則
慶專權他日成彊復告圍人養馬者寺人
奄士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崔慶
一也言如一家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
以守其妻東郭姜也御而歸癸為崔子御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襄公 十九 齊古

春秋

稽古

至則無歸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
 辟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當國謂秉政
 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
 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
 其焉往罷音皮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既醉詩大雅曰既
 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

一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政其焉往言政
 必歸之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喪莊公為齊莊公
 服喪楚召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二十 齊景公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羯居謁反

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襄公 三十一 齊子妻

春秋

稽古

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僖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立枵以有時蓄陰不堪

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立枵虛

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梓音枵

許驕反苗音災耗呼報反

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

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星也星紀在丑

斗牛之次立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三 皆古書

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立枵
 今已在立枵淫行失次時蓄無冰也盛陰
 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
 立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
 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
 之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
 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立枵虛中立
 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土虛而民耗以歲為

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
 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
 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焉

賢反與音預賄呼
 罪反重直龍反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三 晉子嬰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不與
 盟以宋盟釋齊秦先事後賄言事大國當
 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從之如
 志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重邱盟在
 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
 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
 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

左傳卷二十八 襄公 二 晉古婁

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過古禾

汎反勞力報反傲五報反惰徒臥反

不免謂不免禍日其過此言往日至晉時

廷往也淫而不父謂通大子班之妻恆有

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

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

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

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

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范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
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
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
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

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

矣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將

于偽反駟人實反女音汝何與音頤跋曰未反頤以之反幾平聲禘避之反帑音奴

如晉告以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君謂鄭伯

奔問晉問鄭君應來朝否休福祿也憲法

也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歲之不易言

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在復

之頤震下坤上復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
得頤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
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
遠而無應故凶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
復其願棄其本謂不修德復歸無所言失
道已遠又無所歸送葬而歸知楚子必死
君往當送其葬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
亦難休息也休吾民言楚不能復爲害禘

竈鄭大夫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
在立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
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
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
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

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合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禮記

禮記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

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息相

亮反壇徒丹反焉於虔反
音音又蒲音災共音恭

凡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掌次舍者刑法也怠解也說自解說也

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從時命從朝會

之命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

春秋
還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
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
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
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稚子尾怒慶封告盧

稽古樓

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
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
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
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
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八

襄公

元

晉古農

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出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之妻曰天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夷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于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

春秋
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
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
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入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
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
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
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

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
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
也其將聚而殲旃斷音短惡音烏先後皆去聲鷺音木去起呂反泊其器反知無音智從去聲奉音捧隼戶結反刺七亦反薨亡耕反稅吐活反陳去聲食音嗣汜芳劔反句古侯反殲子潛反

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內
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嬖家國遷朝就於

盧蒲氏朝見封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子之慶舍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何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寢戈親近兵杖日雙雞卿大

夫之膳食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雅尾二子皆惠公孫慶封以二子怒告嬖吾寢處之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歸父告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言不敢出謂不敢洩謀子家析歸父子車齊大夫佐子車名桓子文子之子無宇得慶氏之木慶封時有木積於六軌之道慎守善其不志貨財兆

龜兆季慶封泣無字泣嗣慶封之族子家
慶封字嘗秋祭悛改寤也子息慶嗣戕殘
壞也戕用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姜癸妻
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夫子謂慶舍
泄事臨祭事如公至公所尸爲祭尸上獻
先獻者甲環公宮廟在宮內優俳也束紕
之也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子雅
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桷椽也扉門闔

也以桷擊扉爲期薨屋棟俎壺投殺人言
其多力慶繩慶妻羣臣爲君言欲尊公室
非爲亂稅服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入伐
內宮以陳鮑在公所故獄里名美澤可鑑
光鑑形也展莊叔魯大夫慶封汜祭禮食
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工
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齊人來讓讓魯受
慶封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殲盡也

施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
賈在句瀆之邱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
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弗受子
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
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
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
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
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
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僂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春秋

利古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
 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
 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
 猶知之皆曰崔子也鈕仕居反瀆音豆邶蒲
 對反殿多薦反幅音福
 媪音慢柩
 其救反
 崔氏之亂在襄二十一年反還也邶殿齊
 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遷移也

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
 可以為之幅黜猶放也致還公釋放也亂
 治也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
 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拱璧崔氏大璧
 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
 朔乙亥誤以棺尸崔氏崔氏弑莊公又葬
 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
 罪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襄公 三十五

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
 伯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
 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禮反潦音老蘋音頻
 藻音早寘之鼓反

為于偽反過古禾反勞
 力報反崖魚佳反濟子

鄭伯不在己在楚黃崖滎陽宛陵縣西有

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人洧鄭有大咎言
伯有不愛戮必還為鄭國害何以承守言
無以承先祖守其家濟澤言薄土蘋藻言
賤菜寘宗室謂薦宗廟季蘭尸之言取蘋
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
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不可棄為三十
年鄭殺良霄傳昭伯叔仲帶邇近也邇暇
也專之言足專任始學言未識遠 伯榮

駕鷲公遂行從昭伯謀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
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
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八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九

襄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衎苦且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卷三十九

春秋

無傳四同盟

闞殺吳子餘祭

闞音昏祭側界反

闞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獨居謁反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九月葬衛獻公

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二

嘗古婁

稽古樓

無傳

高齊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只不朝正使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被殯而禴先使巫被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茱黍穰楚人悔之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三

晉書

春秋

和古樓

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
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
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
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
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
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
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

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
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
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
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致使去聲

邲敖康王子熊麋也圍康王弟松柏之下
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四

晉書

元年圍弒邾敖起本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璽印也致使致季氏使命及舍聞取卞發書乃聞之祇見疏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問可以入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公與冕服以卿服立冕賞之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致邑季氏本從季

氏得邑故還之終不入不入季孫家臣大夫家臣服非德賞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弱不可謂印段年少
官卑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
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不敢寧處謂上卿
蕃王室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何常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闍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闍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
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
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
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
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

春利

和

以宋升降乎

儀許氣反
施去聲

子皮即位代父為上卿以子展之命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民之望民亦望君為善貸而不書謂施而不德得國得掌國政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知音智大叔音
泰比毗志反

治杞謂治理其地修其城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文子衛大叔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詩小雅言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七

嘗

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徒侈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女音汝

子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

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專自是也速及禍也侈將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鄒鼓父黨叔為一耦鄒才陵反黨音掌

拜城杞謝魯為杞城莊叔執幣公將以酬
賓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言公室卑微
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
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
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
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
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晉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
不書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
魯故不盡歸杞田不尚取之謂不尚叔侯

之取貨虞虢及韓魏八國皆晉所滅焦在
陝縣揚屬平陽郡武獻武公獻公晉始盛
之君祀即東夷言行夷禮何有謂何有盡
歸之史不絕書時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
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魯歸杞田故來盟書子賤之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
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翮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名實之後誰能若是爲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春秋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
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
象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
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
舞韶劄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

稽古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
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
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變高之難聘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十一

嘗古樓

說遠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說音悅其大音泰颯敷

古外反倨音據施去聲底音抵箭音翹護韶箭音簫幃徒報反難乃旦反編古老反

音秋幕音莫

不得死謂不得以壽終禍必及子為昭四
 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周樂魯以周公故
 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此皆各依其本
 國歌所常用聲曲美謂美其聲周南召南

王化之基猶有商紂未盡善也勤雖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邶鄘衛以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

有疑言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思而不懼以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鄭詩第七美哉是其先亡蓋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齊詩第八泱泱宏大之聲表東海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言其或將復興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國在

新平漆縣東北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夏聲者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魏詩第九魏姬姓國

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泚泚中庸之落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唐詩第十唐晉詩有陶唐之遺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陳詩第十二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鄒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三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思而不貳

言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哀
小也有先王之遺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
大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熙熙和
樂聲曲有直體論其聲也雅頌所以詠盛
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頌者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至言道備倨傲屈撓
也不偪謙退攜貳也淫過蕩不厭常日新
也不愁知命不荒節之以禮也不匱德宏

大不宣不自顯也不費因民所利和之不
貪義然後取不底守之以道不流制之以
義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
之八風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
有序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象箠
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美哉
美其容也猶有憾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
大武武王樂韶濩殷湯樂猶有慙德慙於

始伐大夏禹之樂勤而不德盡力溝洫勤也韶箠舜樂疇覆也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箠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嗣君吳子餘祭

嗣立納歸之公歇盡也樂高之難在昭八年帶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侈謂伯有瑗蘧伯玉狗史朝之子文子鱸史魚發公叔文子戚孫文子之邑辯猶爭也獲罪於君謂孫文子以戚叛燕巢幕上言至危君在殯獻公卒未葬去之不止宿終身不聽琴瑟謂聞義能改國萃於三族言晉國之

政將集於三家大夫皆富富必厚施故政
在家

秋九月齊公孫萬公孫窳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萬敕邁反

萬子尾窳子雅放者宥之以遠書曰出奔
實放書奔所以示罪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

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
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
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鄰於顯反

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豎高止子致邑
還邑於君敬仲高倓良猶賢也城綿而寘
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齊火左傳卷三十九襄公十六皆左婁

春秋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禕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禕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險守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和古樓

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難去聲
長上聲

黑子哲世行言女世爲行人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禕諶鄭大夫紓解也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子產位班次應知政世隆世所高也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戾定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

襄公

十九

晉下

春秋

稽古樓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九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 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晉 杜 預 註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鬬罷來聘 罷音皮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 佖乃定反

春秋左傳卷第四十 襄公 一 晉古樓

春秋

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奔周無外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鄭良霄出奔許

者酒荒淫書名罪之

自許入于鄭

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市然反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春秋左傳

卷四

襄公

二

晉古其

稽古

春秋

穆古楊

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
 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
 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
 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
 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焉與焉於虔反
與音預下將與同匿女力反
 嗣君謂邾敖即位問王子為政時王子圍

為令尹子蕩遠罷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
 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
 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
 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
 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相息亮反愎彼力反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襄公三晉書

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悞狠也惡至無日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子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
 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
 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
 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食音嗣鹹音咸僑其驕反
虺虛鬼反使所吏反語魚據反媮他侯反度待洛反
 輿眾也城杞在往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所
 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

于甲戌盡癸未走問諸朝吏皆不知故問
 之會于承匡在文十一年獲長狄皆名其
 子謂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
 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
 之六下二如身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文
 伯士弱之子其屬屬趙武由用也復陶主
 衣服之官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廢
 輿尉以役孤老故媮薄也伯瑕士文伯朝

多君子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及大夫盟以駟良爭故難之不已謂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春秋

卷一百一

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僖丁甘反括古活反單音善愆起虔反夫音扶躁早報反薦于委反時音市過音戈

鞏力勇反廖力彫反

僖季周靈王弟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愆期行過王廷必有此夫謂欲有此朝廷

之權佞夫靈王子景王弟成愆薦邑大夫

平時周邑尹言多等五子周大夫括廖奔

晉不書賤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

從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

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

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叫古弔反

譖許其反毫步角反姆音茂

叫呼也譖譖熱也出出戒伯姬亳社殷社

如曰譖譖皆火妖也姆女師女待人謂待

人而行婦義事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

左右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植直吏反 敖亦作傲

不可與言不可與結好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介閒也亡不過十年為昭八年楚滅陳

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
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
成吾所幸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

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
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
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
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
有死於羊肆子產穢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
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

春秋

稽古樓

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矯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

曰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雍去聲 瀆音豆

不與音預 矯音矯 降戶江反 姬子須反 訾音茲 任音壬 比毗志反

窟室地室朝者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壑谷

春秋左傳

卷四十

襄公

十

晉古婁

窟室布路分散也既而朝伯有朝鄭君雍
梁鄭地仲虺湯左相罕子皮駟子皙豐公
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三家同出而伯
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就直助彊時謂子
皙直三家彊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或
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
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成吾所欲以無所
附著爲所不及謀而行謂不與於國謀印

春秋

卷四

段從之義子產也子石印段大宮祖廟師
之梁鄭滅門墓門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
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
氏伯有俱召從天所與謂兄弟恩等故無
所偏助羊肆市列斗城鄭地名殺有禮斂
葬伯有爲有禮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子上
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復
歸游吉歸也自外入言既出位絕非復鄭

春秋左傳卷四 襄公 十一 晉書

大夫也子矯公孫萬卒在十九年會事會葬事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作有侈知其不能久存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謂不及降婁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

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伐鄭不可以宋盟約弭兵故鉏子罕之子為馬師代羽

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起去

考

稽古樓

呂反艾
魚廢反

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無字芋尹偏佐也王之四體俱股肱也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

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佗徒河反
夫音扶

佗北宮結之子虎子皮寵謂族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

春秋左傳卷四 襄公 十三 晉古樓

唯以信淑慎爾止無載爾僞逸詩也言當
 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傳云既而無歸所
 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
 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
 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已求
 財合諸侯故以不歸財者同文向戌既以
 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
 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

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
 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
 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
 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
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
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
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漁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
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

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奉
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
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要平聲惡去聲卷眷
勉反褚音主殖時力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偪謂偪近大國爲猶治也國無小言在治政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奚獨賂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我有成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邑將焉往言猶在國若四國何謂恐爲四鄰所笑相從言賂以邑欲爲和順鄭書鄭國史書

安國必大先言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待其所歸要其成也卒終也請命請大史更命已子產惡其爲人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都鄙有章謂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泰侈者斃之因其罪而斃踣之田獵也鮮野獸眾

給而已言眾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役人及其入謂田里所收入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田疇並畔為疇殖生也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

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邱之會儒乃亂反

穆叔至自會從澶淵會還也偷苟且年未五十以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

七八故言未盈五十韓子韓起可以樹善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
 善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也吾語諸
 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
 甚也與季孫語如與孟孫言趙文子卒在
 昭元年平邱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
 意如

齊子尾害閻邱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

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邱嬰以說于我

師工僂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僂力侯反
 諸生領反

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

伐我殺閻邱嬰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

州不書不成伐灑竈等四子嬰之黨出羣

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春秋左傳卷四襄公十九 晉古樓

春秋

卷四

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曰太誓云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拱璧公大璧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毀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

孝伯卒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

春秋左傳

卷四

襄公

二十

管子

義均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和古林

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禍直由反比必利反衰七雷反衽而甚反

齊諡禍昭公名立長立庶子則以年義均則卜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何必

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

情不敬也兆於死所謂有死兆為昭三年

滕子卒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 襄公 三十一 晉侯

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

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韉隸人牧圉各瞻
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
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
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

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
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開戶且反閱
獲耕反使從

重去聲閒音閑暴步卜反燥素
早反痺音婢觀去聲圻音烏

充滿斥見言其多館舍也闕門也無憂客
使無令客使憂寇盜葺覆也使句請命請
問毀垣之命介閒也誅責也來會時事謂
隨時來朝會薦陳猶獻見也僑子產名文
公晉重耳易治也圻人塗者與塗也庭燎
設火於庭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謂有所處
賓從有代代客役也巾車主車之官各瞻

其事瞻視人所當得展陳也謂羣官各陳
其物以待賓賓得速去則事不廢巡行也
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
無寧寧也銅鞮晉離宮舍於隸人謂舍如
隸人舍門不容車不可踰越謂門庭之內
迫迤又有牆垣之限厲猶災也言水潦無
時將何所命問晉命已所止之宜徹邑之
憂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薦進也行去

也復命反命於晉君信謂信如子產言羸受也有加禮禮加敬也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

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毗比音

犁比莒子密州之號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疾齊出謂母齊女也展輿吳出為明年奔吳傳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襄公二十六年晉下樓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戔戴
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
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
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狐庸巫臣之子也成十年適吳爲行人通

路通吳晉之路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闞戔戴吳在二十五年戴吳
餘祭嗣君謂夷昧德不失民謂民歸德度
不失事謂審事情季子有國不立言其二
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
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
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襄公二十五年
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
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
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相勞皆去聲廷于況反斷丁亂

反乘繩證反

文子北宮陀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如聘以勞辭謂用聘禮而用
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逆客逆文子詩大

雅濯以水濯手言於衛侯至何患之有此
以上文子辭大叔美秀其貌美其才秀知
四國之為謂知諸侯所欲為謀野則獲得
所謀也謀邑則否此才性之敝傳跡子產
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朝直遙反遽其
據反道音導

鄉校鄉之學校論執政論其得失毀鄉校
 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忠善損怨謂為忠善
 則怨謗息作威欲毀鄉校即作威遠畏懼
 也道通也藥之以為己藥石仲尼聞是語
 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
 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天

少應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
 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
 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
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
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

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厭於甲反貫古患反覆芳

反服

為邑謂為邑大夫未知可否以尹何年少

愿謹善也夫謂尹何愛人以政以政與之

其傷實多多自傷也製裁也其為美錦亦

多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貫習也慢易也

知不足謂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
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言之俾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
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
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
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敷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

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
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
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
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
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
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

和古楊

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聞音問
棟木又

作遠降
戶江反

令尹似君謂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衛詩邯
風棣棣富而閒也選數也周詩大雅攸所
也攝佐也周書逸書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
上天伐崇再駕而降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水火左傳卷四十 襄公 三 豈

春秋

和古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終

